



人民論壇

66
1-12-1968

PARTAI RAKYAT NEGERI SINGAPURA 31, Lorong 32, Geylang Road Singapore, (14)

新加坡人民黨機關報 油印版本期出 8 版 每份一角 M.C. (P) 0151 Telephone No. 494006



毛主席語錄

中阿兩黨、兩國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在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中，結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誼。這種友誼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基礎上的，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

在阿爾巴尼亞解放二十二周年時給霍查同志的賀電



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

今年十一月廿九日，是英雄的國家阿爾巴尼亞解放廿四周年紀念日。我們馬來亞革命者和廣大人民群眾，對於英雄的、偉大的阿爾巴尼亞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方面的光輝成就、以及在反對以蘇修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中的光輝成就，表示真摯的敬意。在這光輝的日子裏，我們向堅持了廿四年革命建設與革命鬥爭的阿爾巴尼亞致以熱烈的節日的祝賀！

廿四年來以偉大的馬列主義者恩維爾·霍查為首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導阿爾巴尼亞人民趕走了意大利、德國法西斯侵略者，打垮了國內封建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取得了民族解放，步上了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當克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蘇聯黨、政、軍大權，把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拉回資本主義暗路時，當蘇修集團在東歐各國掀起資本主義復辟與修正主義反革命逆流時，以恩維爾·霍查同志為首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導阿爾巴尼亞人民，堅決頂住了這股反革命逆流，堅決抗拒蘇修集團及其追隨者的壓力，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堅持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使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在阿爾巴尼亞復辟資本主義的美夢破滅。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人民，就成為在歐洲的、經受了最嚴酷的風浪的革命堡壘巍然屹立在歐洲的一座光芒萬丈的社會主義燈塔。歐洲人民，包括被修正主義統治的國家的廣大革命者和人民，一看到這座光芒萬丈的社會主義的燈塔，就像茫茫黑夜中看見了光明，受了無限的鼓勵，增添了無比的革命勇氣！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國內與國際的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經受了嚴峻的考驗，鍛煉得更加堅強，蘇修摧毀不了它，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壓不垮它，美帝及其在巴爾幹地區的僕從也打不倒它。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是光榮的、正確的、真正的馬列主義的黨，阿爾巴尼亞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是頂天立地的好漢！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戰勝堅持馬列主義革命原則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戰勝堅持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的阿爾巴尼亞人民。

近年來，阿爾巴尼亞在偉大領導恩維爾·霍查同志和勞動黨的英明領導下，在國內全面深入開展了革命化運動，在上層建築領域內進行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的變革，並且大大地加速了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從而從根本上防止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在國際上，阿爾巴尼亞始終站在反帝反修、反對各國反動派的鬥爭的最前綫，竭盡所能支援世界革命，表現了高度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不久前，阿爾巴尼亞毅然退出蘇修把持的華沙公約組織，這是革命的行動，是對蘇修及其把持的、已經淪為蘇修的侵略工具的華沙公約組織的沉重有力的打擊。

儘管在阿爾巴尼亞的周圍，有着帝、修、反這一群豺狼，但是阿爾巴尼亞是不孤立的，毛澤東主席所教導的偉大的七億中國人民站在阿爾巴尼亞人民一邊，全世界革命者和人民群眾站在阿爾巴尼亞人民一邊，真正被孤立的，不是英雄的阿爾巴尼亞人民，而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英雄的阿爾巴尼亞萬歲！



1-12-68

行動黨必須終止迫害政治拘留者！

反動的李光耀傀儡政權遵照其帝國主義走狗的政策，目前正在殘暴地迫害被拘禁在漳宜與女皇鎮的監獄的政治拘留者！它妄圖以此手段來阻礙人民的反帝鬥爭與削弱民族解放鬥爭。

必須指出：李光耀傀儡政權在星島的繼續殘酷迫害政治拘留者，以及，最近拉曼傀儡政權在大陸的集體逮捕數百名愛國人士，並不是偶然的事件。這是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遵照美英帝國主義與蘇修的意旨幹出來的，它們這種企圖削弱我們人民的解放鬥爭的罪惡陰謀，很明顯地，將會遭到就如「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的失敗！

下面是知拉惹同志兩次暴露李光耀傀儡政權於漳宜與女皇鎮監獄中殘酷迫害愛國志士呈給左翼團體的一份報告。

“敬愛的同志們：

我受政治拘留者家屬之指示，敬請立即留意以下繼續與無限期的遭受長期政治迫害，大多數願意自我犧牲的馬來亞反帝愛國志士。例如：(一)盧大通，自一九五六年起便被野蠻的長期拘禁。(二)李詩東(超過五年的拘禁)(三)孫華僑，拘禁達四年。(四)李國彬，自一九六三年被拘禁。(五)蔡記成，自一九六五年被拘禁。

上述愛國志士(除盧大通同志外)皆出生於中國，全部已被列入政治“驅逐者”。最初幾年，他們是“政治拘留者”自一九六八年八月起，其父母親屬之探獄權力已被野蠻地、永久性地終止了。他們也被剝奪了其他“權利”，例如閱讀書刊權利等，其他一切有關個別會見的不正常的拘留條件也不可能獲得。當局以野蠻的、高壓的手段阻止愛國志士與我談話或投訴有關拘禁的情況，因此，這使我完全不可能會見被拘禁在星島監獄的愛國志士，除非我能夠以“合法理由”或“法律事件”與監獄當局“接觸”才允許會見，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實上，我已在數個月前基於上述理由，不得單獨會見李詩東和其他同志討論有關監獄拘禁的情況。

為了找出愛國志士的思想上的“改變”以便軟化他們而製造“政治悔過”，行動黨的政治部特務經常“拜訪”這些所謂“驅逐者”。簡而言之，行動黨傀儡政權利用了一種新的“精良”的虐待方式，例如剝奪家屬探訪權利等，強迫他們放棄政治信仰(即“悔過”)與背叛政治立場，或進行長期的精神虐待和迫害，迫使這些同志離開星島到中國去。

為數約廿餘名的拘禁在漳宜監獄出生在星島以外的地方(絕大多數出生在馬來亞大陸)的愛國志士很快地會被送去女皇鎮監獄，和盧大通同志一樣成為政治驅逐者而遭受虐待與迫害。

在此將一部分所謂“政治驅逐者”的名單列下，

(其餘部分名單需要被拘者家屬提供)。

姓名：

日何時被拘禁：

戴淵	一九六三年
陳紡績	一九六三年
莊永豹	一九六四年
戴明忠	一九六五年
麥克佛那里	一九六四年
哥文達三美	一九六四年
張少軍	一九六三年
張國澤	一九五七年
江雲林	一九六三年
顏致今	一九六三年
Yin Sin Pok	1964
Chiang Butt Tong	(未詳)
Chow Yok Say	(未詳)

行動黨傀儡政權現已通過一條新的條例以“合法”化他們政治迫害愛國志士。此新監獄條例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通過後，被拘禁在女皇鎮監獄的愛國志士將會被進一步長期剝奪親屬和“法律”顧問的探訪權力，他們的最基本的人權、合法的政治權力與思想自由的權利也將會同時被完全剝奪。

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通過的新條款如下：

(甲) 監獄總監有權決定一個坐牢者無需單獨監禁，或需要單獨監禁於暗房內。他們有權安排不同時間給予不同組類的坐牢者……

(乙) 政治拘留者若是“驅逐者”，不得享有權利(例如探訪、閱讀等)，除非得到監獄總監的允許。

以上這份報告是政治拘留者親屬指示我將這些事件傳達給貴黨，敬請關注和需要迅速地與集體的行動。”

對於李光耀傀儡政權這種殘無人道的、野蠻與法西斯的迫害和對付獄中愛國志士的行動，我黨在此提出最嚴厲的譴責。

我黨要求立即停止這種迫害行動。同時立即無條件釋放被長期監禁的反帝愛國志士。

星加坡人民黨

中央執行委員會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



从新闻的处理 看南洋商報的反动本质

——來論——

★東風樓客★

最近，星洲日報主筆與陣綫報的一位作者，針對「軟骨病」與「硬骨頭」的問題，進行了一場論戰，在論戰過程中，雙方都涉及另一家親美反動的右派資產階級「大報」。這家右派「大報」的主筆，曾經公然鼓吹「奴才哲學」，公開提倡「應聲蟲精神」，還美其名為「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煉達即文章」。（陣綫報）的那位作者，對這家右派報章的這種「奴才哲學」，沒有加以批判，這大概由於他的重點不在此吧。對星洲日報主筆攻擊左翼，辱罵左翼為「盲目蠢動」的錯誤言論，應予嚴肅批駁，這點，我們毫無保留地支持該作者。在這裏，我們認為對於南洋商報的反動本質有必要加以揭露與批判。

首先，我們應當聲明：對於南洋商報的下層職工，我們從來不採取敵視態度，因為他們長期受報館當權者的壓制與欺凌。南洋商報如此露骨地為帝國主義，為反動文化充當鼓手，這個責任得由該報的頭子負起。

南洋商報的反動本質，具體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國內新聞的處理方面，它一向為拉曼、李光耀政權充當辯護士，為這個反動政權塗脂抹粉、歌功頌德，幫助拉、李政權欺騙人民、誤導人民。

在國際新聞的處理方面，它一向親帝國主義，誣蔑與歪曲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尤其是它的「要聞版」，經常毫不隱諱地將該報的親美立場暴露出來，經常刊載誣蔑人民中國、歪曲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真相的文章與「消息」。事實表明，打從中國文革開始，南洋商報頭子以為這是一個誣蔑中國、辱罵中國、為美帝國主義服務的千載難逢的「良機」，得意忘形，公開撕下「不偏不倚」的所謂「報人立場」，瘋狂地、露骨地，大量地刊載反動文章，和四方通訊社以及蔣介石匪幫的偽造的消息。什麼「根據大陸來客」說啦，什麼「紅衛兵報」透露啦，繪影繪聲，煞有介事，誇大部分地區的武鬥，誇大走資派的聲勢，誇大經濟主義逆流的影响作用，力圖給讀者一種錯誤的印象，以為文革造成中國經濟的「危機」，以為文革是什麼「派系之爭」。今天，事實粉碎了這班反動份子的謊言。經受過文化大革命的考驗與鍛煉的中國人民比過去任何一個時候都更團結、更齊心。中國的工農生產，也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毛澤東思想的大普及，毛澤東思想的廣泛深入傳播，把各國反動派嚇得驚慌萬狀，各國反動派對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恨得要死，怕得要命（這當中，當然也包括了南洋商報的頭子）。因此，南洋商報的頭子從自己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的階級本性出發，一直沒有放過任何一個他們以為可以利用的機會，瘋狂地反對毛澤東思

想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此外，南洋商報對越南戰爭的新聞的處理，也十分露骨地表現其親美帝國主義、敵視與藐視越南人民的反動本質。作為一個新聞編輯，對於擺在眼前的電訊、新聞稿，他選擇那一些，拋棄那一些，強調那一些，不強調那一些，突出那一條，不突出那一條，標題的時候以什麼為主，什麼為次，什麼省略，這樣的處理，就處處表現出他的立場觀點。所謂「不偏不倚，絕對中立」，這是自欺欺人之談。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美帝的侵越戰爭，遭到一連串可恥的失敗，在戰場上，老是吃敗仗的是美帝及其僕從軍、傀儡軍和幫兇軍。但是，南洋商報的國際版與要聞編輯——特別是要聞版編輯，老是通過標題，突出美軍，贊頌美軍，誣蔑越南人民軍和南越解放軍，經常把美國軍方發表的偽造戰報放在顯著地位，並且用大號字去突出美軍的所謂「勝利」。什麼「盟軍居主動」啦（盟軍指侵越美軍及其僕從軍、傀儡軍與幫兇軍），還有什麼「越共又蠢動」啦，還有什麼「越共襲擊某某市、某某村，造成平民X X傷亡」啦，「越共火箭毀民房X X所」啦，不一而足。這樣的標題，不是明顯地親美又是什麼？不是敵視與誣蔑越南人民是什麼？

南洋商報在處理中國新聞與越南戰爭時所暴露出來的反動傾向，說明了它是親帝國主義的，是竭盡所能為帝國主義效勞的，是敵視人民中國和竭盡所能進行反華的。南洋商報的頭子的這種行徑，絕不會給他自己帶來什麼好處，到頭來，只能為帝國主義陪葬，被廣大讀者所唾棄！

（接自第四版）

反了，反動執政者的“法”行，人民只有死路一條。為了活命，為了下一代——真正的為了下一代的幸福，人們只有反其“法”而行，即按照人民心目中的“法”行事，大家認為應該怎樣幹就怎樣幹對反動派來個無法無天。歷史證明，這種無法無天的幹，能夠造出一個人民的天下，人民的政權來。



短評

斥李昭銘的謊言

毛澤東主席教導我們說：「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

教育是屬於文化的範疇，因而那一個階級統治下的國家的教育政策，必然是為那一個階級服務的，也就是為那一個階級的政治路線服務。對此，我們革命人民從來就沒有隱瞞自己的觀點，鮮明地表示教育是為一定的政治集團和政治路線服務的，而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却從來不敢公開承認它的教育政策是為它的政治路線服務的，但在實際上，它却是極力地向青年學生灌輸它們那一套反動思想。

最近，行動黨的**教育次長**李昭銘，也學他主子的口氣，說什麼「我們一路來把教育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處理」。我們實在佩服李昭銘這個帝國主義的小奴才，有那麼大的勇氣，那麼厚的臉皮，那麼恬不知恥地說了這樣大的謊言。誰都知道，行動黨一路來就是最公開、最露骨地把政黨政治帶入學校，不擇手段地和革命人民爭取青年學生。

身為行動黨主席和部長的杜進才，兼任星加坡大學的校長。這不是再明顯不過地表明它公然把政黨政治帶入學校，不正是表明行動黨要把「星大」淪為它私己的學校嗎？行動黨不擇手段強使兩大變質，完全

淪為它的黨校，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行動黨強迫義安學院改為義安工藝學院，這又不是它公然把私辦學院改為自己政治利益服務的學院嗎？行動黨不是開除了成百上千名的大、中、小教職員工，而以自己的爪牙狗腿取而代之嗎？這不是把政黨政治帶入學校又是什麼呢？

強迫學生宣誓效忠偽「新加坡共和國」、行「升旗禮」參加偽「國慶」，參加歡迎「總理和部長」下鄉出巡」等等，這難道不是行動黨一直在進行着嗎？還有，李光耀那本見不得人的黑書「星加坡之路」，不是強迫學生買必讀，而且偽「教育部」還規定為高級中學「理解與寫作」的課本嗎？由行動黨政治部撰寫的「當前青年學生活動問題」這本毒害青年學生，誹謗革命運動的黑書，不也是強迫大、中學生必買必讀，而且規定為教科書嗎？

上述事實，昭然若揭地指出：行動黨的教育政策一路來就是緊密地配合它的政治政策的，從來就不是分開處理的。李昭銘說什麼「教育問題與政治問題分開處理」，正是為了推動行動黨的奴化教育政策服務，正是為了它壓制學生運動，迫害青年學生的政治政策服務的。

雜文 合法的搶劫，"合法"的拍賣 關 草

鄉間，由於聚集大群游手好閒的流氓地痞，偷竊的事經常發生。那是防不勝防的。偷兒慣於利用夜黑風高時辰活動，偷雞抓豬，扒金鍊首飾，盜手錶收音機……；手段高明，雞豬不見叫，人狗不知情，或用昏迷藥物，或撬戶爬牆；但，那總之是見不得人的事。

鄉間民情淳樸，這種敗俗的壞事是誰幹的？人們心裏明白。不過沒有當場捉住，無法指認懲治。由於了然那一伙人幹的，有時就齊追討贖物的事。花若干錢贖回失物，偷兒是樂得脫手的。因為這種來歷不明的贖物，找個主僱來拍賣，並非容易，說不定祕密洩漏，可能被捉將官去呢。當然，贖物贖回，因是犯法的事，一切都在暗中進行。鈔交了，物歸還，失主對故物，心裏不免一着感慨，但只有大歎倒霉，徒呼奈何。像這樣的勾結，綁票應也算是一種吧。暗中把肉票綁去，然後半公開（對警方來講是不公開的）向肉票家屬討贖金，經過一番討價還價，錢交出，人放回，否則，綁匪一橫心，撕了肉票，毀屍滅跡，成了懸案。當然，這也是犯「法」的事，一切在暗中進行。

可是，現在却有公開拍賣搶來的贖物，說來真

是駭人聽聞。由於這種拍賣是「合法」的，實行起來，却又那麼順理成章，物主雖感憤慨，却也無可奈何。拍賣者來頭可大啊，就是「法」制「法」的執政當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問霸王車司機就知道了。

原來如此。某天，不幸人捉住，被判了罪——非「法」駕駛霸王車，被罰了款——這是變相的勒索，車被充了公——這是公開的搶劫啊，經過這麼一洗劫，霸王車司機心底有數，趕緊東湊西借，籌集了一筆錢，到拍賣場所，眼珠一轉，果然看到了自己的車，很不甘願地付了錢，恨恨地把車駕回，當然，又充霸王車去了。這陣子，霸王車司機可憤怒難忍了，馬力開得足足，猛衝直撞，恨不得把光天化日搶他車又明目張胆勒索他血汗錢的強盜撞成肉醬！（記得，確曾有撞死交通警員，暗探的事。）當然，強盜頭是撞不到的，他們恐怕這時都得意洋洋地坐在公署冷氣房裏，旁邊掛着陰沉沉的冷笑，計劃立個什麼「法」，怎樣再來個獻金運動，多收一個什麼稅，多撈一筆錢，孝敬高鼻子主子們！而這些想法，作法，都是「合法」的公開幹的。

（轉入第三版）



和美國工人一席談

今年初春，我們的船航達美國一個港口，這時天氣嚴寒，海風吹來，使人感到刺骨，特別工作在甲板上的人，更覺難受，最能夠頂冷的衣服、鞋襪都穿上了，不約而同我們幾個水手都戴上了國內港口購買的皮帽子，這種帽子能包裹着耳朵，使耳朵不會受凍。

船泊好了碼頭，我們把吊桿堅起，掀開了蓋在櫃面的帆布，準備好一切起卸貨物的工作。這時從碼頭走來了一群起卸工人，當他們一踏上我船甲板，望見我們，每個人都有所感觸似地停了一下脚步，在起卸貨物時，又偷偷地望着我們，有時幾個人偶偶細語，他們這種特殊的態度使我感到詫異，我們重新細看一下自己的服裝，却無法找出有什麼比平時特別的地方。

• 為什麼這班美國工人對我們如此，這是一個“謎”。

• 爲了把這個“謎”揭開，趁着他們在我們餐樓茶餐時候，我們趨前與他們攀談。

當我們走近他們的身旁，其中一位作個子較高的中年人很快地站起來，很有禮貌的說：“你好！中國朋友！”

“你們好，朋友。”我們同樣有禮貌地給他回答。並和他們握手，其餘的人也站起來，微微笑地和我们握手。在交談中，我們知道高個子的叫做積奇，藍眼睛金頭髮的叫做尊尼，捲髮的黑人叫做莊臣。他們都已三十多快四十歲了。還有一個最年青的只十八、九歲的叫做湯美。此外還有六、七個人，他們的名字我們忘記了。

“朋友！你們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嗎？”

“不，我們是海員，不是志願軍。”

“你們是退伍的志願軍吧？”

“不，我們也不是。”

“那麼，你們在朝鮮戰場上打過仗吧！”捲髮的黑人莊臣又問。

“不，我們也沒有在朝鮮打過仗。”

“你們騙我們吧！那麼你頭上都戴上志願軍的帽子呢。”莊臣又說。

這時我們才恍然大悟，“哦！這些帽子我們是在祖國港口購買的，為什麼它會引起你們的興趣？你們見過我們的志願軍嗎？”我們反問他們。

“我們不單只見過，我們還同志願軍打過仗，當過志願軍的俘虜，和志願一起生活過，也受過志願軍的教導。所以看到你們戴上這樣的帽，我們還以為你們是志願軍呢。”積奇一本正經地向我們解釋。

尊尼跟着又說：“看到你們的帽子，使我們想起了十多年前那既可憐，又可恨，既糊塗，又有意義的生活。”

“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追問下去。

尊尼長歎了一口氣，無限感慨地說：“十多年前，那時我們根本不知道朝鮮發生什麼事，糊裡糊塗被政府抽丁，服兵役，送我們到朝鮮去，听杜魯門政府說：“到朝鮮是爲了保衛美國領土。”

莊臣壓不住氣地揮嘴說：“政府就是這些鬼話來騙我們上當，爲他們賣命。”

尊尼繼續說：“那時我們都不反抗，也不曉得反抗，當我們一被送到朝鮮，真相便逐漸明白了，加上每天都看到從戰場上運返的一批批屍體，我們每個人都非常沮喪，甚至哭泣。悔恨自己爲何不反抗，听政府的話到這裡來。”

“有一次，長官把我們調上前線，那時冰天雪地，我們正瑟縮在地洞裡睡着。志願軍一槍發便闖進了我們的營地，把我們從夢中喚醒，我們全班就這樣被你們的志願軍俘虜過去了。”

“你們被俘以後，害怕嗎？”我們又問。

積奇搶着說：“當初是的，但是往後就不同了。從那時開始，經過志願軍不斷的教育，我們懂得了真理。我們才懂得到朝鮮打戰就是侵略行爲，受壓迫的人民不應該上統治者的當，做統治者的戰爭工具，去欺侮和壓迫別的國家和民族。”

“你們被俘以後，生活過得好嗎？”

積奇繼續說：“志願軍可真好，對我們和氣，我們都很自由，無論起居飲食都關懷。打球、奕棋、看電影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還大量供給我們書籍、刊物。使我們從中吸取不少教益。思想上也起了很大的變化，使我們在糊塗的人生中懂得事理，懂得人生的意義。”

“這真是有意義的生活。”我們說“後來你們又怎樣回到此地呢？”

“到了停戰，我們才被遣返回來的。說實話，當時我們真捨不得離開你們的志願軍。”卷髮的尊尼又說。

“你們爲什麼又一起在碼頭來工作呢？”

高個子積奇聳聳脖子說：“美國政府說我們這批被俘的士兵都受過共產黨的“洗腦”，怕我們在人民中傳播進步思想，把我們集中一起在碼頭做起卸工作。我們這裡百分之九十都是當過志願軍的戰俘的。”

我們非常同情他們地說：“美國政府，他們真脆弱，對自己的人民害怕得這個樣子。”

莊臣充滿信心很神氣的說：“現在年青的一代，紛紛覺醒了，他們懂得對不合理的事情進行鬥爭，進行反抗。他們什麼也不怕。”他指着

（轉入第六版）

也來論“硬骨頭”就要敢於面對李光耀

〔星洲日報〕的主筆先生是個很會寫文章的法國留學生。據說，該報的“社論”也僅有這麼一位主筆先生會寫，而且經常敢於“批評”政府的，真是了不起。據聞，這位主筆先生是很喜歡和人家“爭辯”問題的，不過他對問題的“爭辯”特點，往往是避重就輕，“答非所問”，“斷章取義”吧了。總之，正如陣總報的“來論”作者所說：在對待李光耀政權問題上，主筆先生是以“贊成為主、反對為次”的。最近該主筆先生在大談什麼硬骨頭和軟骨症的文章里，是不難看出他的所謂“硬骨頭”里究研是什麼貨色？

筆者是個工人出身，向來對搖筆杆的事兒很不習慣的。這里僅以數個現實的問題，也是個“是非的問題”請教主筆先生，並望主筆先生能“高揮貴筆”解答：

(一) 主筆先生，你認為目前仍然遭受李光耀政權無理拘禁的反帝愛國志士，他們要把鬥爭進行到底的革命精神，是盲目蠢動嗎？如果不是，那該又是怎樣講呢？

(二) 主筆先生，你說那些剛吃一點苦頭就後悔過的叛徒，是無可否認的“軟骨症”。這點並沒有錯。可是對於“民衆喉舌”的貴報，當李光耀走狗對其政治對手採取層出不窮的殘暴無人情迫害的行徑時，為什麼你無動於衷？連作半句話的“批評”也不敢，這

難道不也是患了“軟骨症”嗎？！

(三) 被無理監禁了長達十三年的政治被拘者——盧大通。當年李光耀曾一度是他的辯護律師代表，但十三年來從未作過公開的審訊。（目前所有政治拘留者也都有公開審訊過）如今李光耀又將盧大通無理繼續拘禁且又強行迫他出境。李光耀這豺狼心腸，主筆先生，你對盧大通事件有何感想？這也是一個“是非的問題”，對嗎？

(四) 李光耀走狗迫害政治對手的能事，主筆先生，你敢不敢在“社論”里來個“伸張正義”，要求李光耀公開審訊政治拘留者嗎？

(五) 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震撼全世界的頭等大事，主筆先生，為什麼你的“社論”里從不敢提及這個問題呢？

以上數個問題，歸納起來不外是要不要和敢不敢公開譴責和反對李光耀政權的問題。至少這也是一個大的“是非的問題”是嗎？主筆先生，如果你不承認自己是患有“軟骨症”，那麼你的“硬骨頭”就要敢於面對現實，對李光耀無理監禁與迫害政治對手的“能事”，來個“批評”“批評”吧！否則，像你這種“文人”、“秀才造反”的精神，在我們這個社會里，不也正是“二毛子社會里的精神軟骨症”嗎？

☆後生小子☆

（接自第五版）

肅坐在一邊的最年青的從未發言的湯美說：“他就是這樣反對政府對外戰爭，拒絕服兵役到越南去。

我們把視線集中到這位青年的身上，這位青年人敘述起自己的經歷：“去年初，政府寄給我一張兵役證，要我入伍，到越南打戰；我們一家都明白這又是一場屠殺人民的戰爭，因為我的大哥十多年前是為他們在朝鮮犧牲的，我不能再為他們作無謂的犧牲，就堅決拒絕服役，政府見我不肯屈服，把我拘捕了，說我“叛國”，判我入獄半年。”

我們激憤地說：“這樣的政府真橫蠻無理。”

“他們不單只要監禁我，還對我暗殺。”他站起來掀起襯衣的一角憤怒地說：“你們看，這就是他們暗殺的罪證。”他的背部露出了長約半尺的傷痕。

我們看了大家都搖搖頭說：“真無恥，真無恥！”

“當我從監獄出來後，我就在這個碼頭工作，有一次，乘車上班，剛跳落汽車時，不知從那裡跳出一個人，在我背部刺了一刀，我當堂倒在地上，那兇手鑽進人群中，不知去向了，事後，路人和上班的同事把我送進醫院急救。”他停了一下，又說：“肯定這兇手就是政府的特務，他們怕我的行為

起了影響，怕引起更多人反戰。企圖把我殺死。”

湯美很堅定的說：“這有什麼用呢？殺了我一人頂得什麼事，現在無數的青年拒絕到越南去打戰，約翰遜政府是沒有辦法的。我們工人是堅決反對去越南打戰的。”

聽到他們這一番有骨氣的說話，和正義的行動，使我肅然起敬。我們稱贊他是不畏強暴，不受欺騙，明辨是非的青年。

我們也介紹了香港海員反對為美帝運輸侵略越南的事跡。他們又贊中國人真有正義，有勇氣的偉大民族。我們閒談了一會，他們又要開工了。

臨別時他們還表示：“現在美國在世界上做的壞事，都是約翰遜政府幹的，不是我們美國人民同意的，我們和中國政府、中國人民都是友好的。”

這又使我想起毛主席給美國共產黨已故領袖福斯特信內的一段話：“黑夜是有盡頭的。美國反動勢力現已到處碰壁，顯示着他們的壽命不會長了，你們那裡目前敵強我弱這種形勢，完全是暫時的現象，它一定會向相反的方向起變化。”

★王森★

全國總工會機關無產階級革派

劉少奇的「條件論」實是「不准革命論」

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最偉大的領袖毛主席，高度概括了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豐富經驗，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光輝理論。毛主席英明地指出：「革命的中心的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毛主席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中，開闢了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以農村包圍城市，建立農村根據地，最後奪取城市的嶄新道路。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天才的、創造性的發展。

一切新老修正主義者背叛無產階級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反對暴力革命，反對無產階級武裝奪取政權。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少奇就是瘋狂反對無產階級和廣大革命人民武裝奪取政權的一個可恥的叛徒。早在我國民主革命時期，就拼命鼓吹「城市中心論」和「議會道路」，反對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他又在國際活動中大肆販賣他那套破產了的投降主義黑貨，妄圖阻撓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拿起武器進行革命，以維護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罪惡統治。

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反對世界革命人民武裝奪取政權的一個惡毒手法，就是大肆宣揚所謂「條件論」。他胡說什麼「不是一切國家，一切地方都可以進行武裝鬥爭，必須「條件成熟」。」劉少奇叫嚷的所謂「條件」是什麼呢？按他的說法，就是小國不能搞武裝鬥爭，不靠近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搞武裝鬥爭，沒有許多遠離城市的森林和山區，敵人力量強大，都不能搞武裝鬥爭，等等，等等。

這真是荒唐可恥到了極點。按照劉少奇所規定的「條件」，世界上還有那一個國家，那一個地方能搞武裝鬥爭，能開革命。沒有了。！比如亞洲，有的是島國，小國，有的國家雖然大些，交通又比較發達，自然都不具備他所規定進行武裝鬥爭的「條件」。至於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家離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那麼遠，就更不具備進行武裝鬥爭的所謂「成熟條件」了。很顯然，劉少奇鼓吹的所謂「條件論」就是「不准革命論」，就是反對世界革命人民武裝奪取政權，就是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永遠聽任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奴役和宰割。這就是大叛徒劉少奇的罪惡用心。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歷來重視客觀條件的作用，重視主觀對客觀的依存關係。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時又承認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充分重視人的主觀能

動作用。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進行武裝革命，當然需要一定的條件，但是最重要的，起決定作用的是要有一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革命黨。有了這樣的黨，就能夠領導人民群眾，戰勝種種困難條件，創造條件，開展武裝鬥爭，把革命引上徹底勝利。如果沒有這樣一個黨，那就不會有正確的領導，就不可能創造武裝鬥爭所必須的條件，甚至有了自己的武裝也會交給反動統治階級。法國的多列士和意大利的陶里亞蒂這些修正主義者，不都是為了討取資產階級的一官半職而拱手交出了幾十萬軍隊嗎？印度的丹吉叛徒集團不也是為了走「議會道路」而熄滅了堅持五年之久的特倫甘納的武裝鬥爭嗎？劉少奇大談進行武裝鬥爭的種種「條件」，却絕口不提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的共產黨領導這一個根本條件，這就充分表明了他反對和破壞世界革命人民進行武裝鬥爭的叛徒嘴臉。

劉少奇在拼命地反對暴力革命的同時，又狂熱地鼓吹「合法鬥爭」、「議會道路」。他到處宣揚只要「還有合法地位可以進行合法活動，可以不搞武裝鬥爭。」「搞議會鬥爭也靠得住」，「當百分之七十、八十的議員都是條們的議員的時候，你們就可以執行社會主義」。劉少奇同陶里亞蒂之流一樣，都是十足的「議會迷」。

劉少奇鼓吹通過所謂「議會道路」就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完全是彌天大謊。資產階級今天在加強它的國家機器，歸根到底，首先是為了鎮壓本國人民群眾。議會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統治的裝飾品。資產階級允許你搞「合法鬥爭」和「議會鬥爭」，是以不危害它的根本利益為限度，一旦超過這個限度，它就要野蠻鎮壓。這種血淋淋的事實，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難道不少嗎？

劉少奇瘋狂地反對世界革命人民進行武裝鬥爭，鼓吹「合法鬥爭」和「議會道路」，還製造一條所謂「理由」，他大叫大嚷：「進行武裝鬥爭，要有犧牲」，因此「就要好好考慮」。這是徹頭徹尾的「活命哲學」，赤裸裸地暴露出他的醜惡的叛徒靈魂。

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奮鬥就會有犧牲。」無產階級革命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空前激烈的生死大搏鬥，不可避免地會有犧牲，但是這些犧牲比起無產階級和勞苦人民被反動統治階級折磨和屠殺而去世的，不知要小多少倍。正如林副主席所說的：「在革命戰爭中，少數人的犧牲，可以換來整個民族，整個國家以至整个人類的安全」

(轉入第八版)



★ 高举武装斗争红旗奋勇前进 ★

（接自第七版）

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只有下定決心，不怕犧牲，通過武裝鬥爭，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劉少奇妄圖用他的反動的“活命哲學”來誘騙世界革命人民放棄武裝鬥爭，完全是痴心妄想，白日作夢！

過是擋車的螳螂，世界上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在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引下，經過自己的武裝鬥爭，必將得到徹底翻身！

環顧寧內，放眼全球，越來越多的革命人民拿起武器走上武裝鬥爭的道路。如今，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遼闊土地上到處燃起武裝鬥爭的烽火。妄圖阻擋各國人民進行武裝鬥爭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只不

原載於 解放軍報